

# 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

張或弛

## 沾上了她沒好下場

早在民國十九年，故都北平崛起了一位「坤伶主席」，鰲頭獨佔，壓倒羣芳，連「並為一時瑜亮」的伶王梅蘭芳和程硯秋，都情不自禁的向她側目而視，視之為同行間的重大威脅。尤其是程硯秋喫她咄咄逼人，步步侵逼，竟把培植多年，得力臂助的全套班底，連同私人琴師全都被她挖了過去。從此以後新艷秋唱程硯秋的新腔，演程硯秋的新戲，用程硯秋的班底，聘程硯秋的琴師，脫胎換骨，偷天換日，儼然比程硯秋更為「程硯秋化」了。我國自有平劇，同行冤家之間的明爭暗鬥，一較短長，從沒有像程硯秋敗得這麼慘，如新艷秋贏得這麼澈底的。程硯秋曾接二連三，栽在新艷秋的手裏。而新艷秋則事業輝煌如意，私生活却如枝頭弱柳，任人播弄，又彷彿是人大悲劇的主角。然而却怪，但凡佔有她的政壇要人紅人，竟一個個的下場淒涼，不得善終，由而又從她的身上，引起一連串極堪玩味，耐人尋思的故事。其謎底云何？則在佛曰不可說，不可說間，像這樣一個奇特人物，難道還不值得大書特書嗎？

程硯秋急起直追梅蘭芳，那是徒弟在跟師父相競爭，別苗頭。因為梅蘭芳畢竟收過程硯秋為徒，兩者之間，還有一層師徒的淵源。至於新艷秋之跟程硯秋打對台，光真火，挖走了程硯秋的老生郭仲衡，小生王又荃，迫使程硯秋相形失色，曳甲棄兵而走，成了程硯秋一生之中唯一的奇恥大辱。則新艷秋根本就不會拜過程硯秋，她純粹是學程硯秋的新腔，借程硯秋的招牌，用程硯秋那朵牡丹枝上的綠葉，配她自己這朵薔薇。在程硯秋的心裏，當然是憤懣已極，窩囊之至，十二萬分的不是滋味。所以程硯秋矢口否認他有新艷秋這麼一個徒弟，而新艷秋呢？她也從不曾說過程硯秋是她的老師。祇不過一般顧曲周郎，都以為他倆之間，也跟梅程一般的有着師徒關係而已。

新艷秋本姓王，芳名玉華，北平天橋出身。當她以小女伶的姿態，登台演唱初期，玩藝兒當然高明不到那裏去。新艷秋之能够紅遍故都，上海、漢口與首都，號稱「坤伶主席」，多一半還是靠運氣，也就是俗話所謂的：「時來頑鐵成金，運去黃金變銅」。要是按照看相的說法，那就是命中多逢貴人，處處得人扶持了。

她有個在北方名氣響亮，喫得開，兜得轉的

姐姐，唱梆子青衣，藝名叫珍珠鑽。又有個工於心計，培植胞妹用心良苦的哥哥，起先担任她的琴師。前面說過，新艷秋從來不曾拜過程硯秋，甚至於，她學程派戲，也並不像余叔岩那樣的，請朋友作掩護，上戲院子裏偷學「叫天兒」譚鑫培的「載歌載舞」（註：從平劇大師齊如山之論：平劇是無聲不歌，無動不舞的。）新艷秋學程硯秋，除了從程硯秋所灌的唱片上去揣摩，她還有那位以琴師為業的胞兄，替她上戲園子裏去，凝神傾聽，默記程硯秋的新腔工尺。回到家來，兩兄妹再相互切磋，一段又一段的來研究吸收。

民國十六年，新艷秋一家認為她所學的玩藝兒差不多了，便讓她粉墨登場，登台亮相。起初，起了個藝名叫玉蘭芳，只想挨挨伶王梅蘭芳的邊，還沒那個意思要沾程硯秋的光。不過，由於她一家門的多方拉關係，巧妙作安排，頭一場的打炮戲就上「寶蓮燈」，給她配老生的是坤角鬚生恩維銘。戲碼子呢，居然排在大軸。這在當年故都，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。雛鳳初啼，一鳴驚人，梨園行的朋友都在說：

「別看玉蘭芳年紀小，初出道，她將來準能唱紅！」

李麗華她爹嗜五毒

在北平唱了將及兩年，到了民國十八年間，未來的新艷秋可真的要初逢貴人了。她這一次的初逢貴人，說來也是湊巧，來得偶然之又偶然。原來，當年北平有一位湖南籍的國會議員，排三，人稱王三公子。在北平辦了一家「新中日報」，這王三公子愛聽戲，跟梅蘭芳很熟。他有兩個好朋友，一個是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，一個是同鄉名士，住在北平的賀藕垞，別署楚天漁叟。楚天漁叟是一位編新戲的好手。三個人志同道合。王三公子、徐蘭沅和楚天漁叟，整日價都玩在一處。

當正工青衣徐碧雲，娶了梅蘭芳的妹子。伶王梅蘭芳就下了個決心，要把自己的妹夫捧紅。梅蘭芳為妹夫撐腰，不遺餘力。他拜託王三公子，替徐碧雲負責宣傳，懇請楚天漁叟，專為徐碧

雲編新戲，當徐碧雲初次到上海淘金，他更慨然讓出自己的琴師，叫徐蘭沅跟徐碧雲到上海去，給他操琴。更重要的，是梅蘭芳利用上海三大亨：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雲跟他自己的關係，懇求三大亨出面，給徐碧雲捧場。

徐碧雲是個男伶，個子矮小，容貌平平，扮相既不出眾，唱工做工也不過中上水準。他到上海去演唱，正當花容月貌，風騷入骨的坤伶雲碧霞，在上海「紡棉花」唱得大紅特紫，瘋靡了黃浦灘上男女老幼的當兒。雲碧霞先在上海唱紅了一齣販馬記，跟她搭配的小生，便是當今天王巨星，享譽影壇三十餘年的李麗華，——不是李麗華本人，而是她的令尊李桂芳。

李桂芳是紅極一時的名小生程繼仙的同門師兄弟，又是文武崑亂不擋的一位全才。據說，他有一怪癖，那便是愛喫五毒，蝸子、蜈蚣、蛇、蜂、蟻，他不但喫得下，而且喜歡喫得很。到了



紅遍大江南北的一代尤物「坤伶主席」新艷秋劇裝照

上海，便又添了一味壁虎。後台管事曉得他有這個嗜好，還千方百計的替他捉了來。一般以為販馬

記是崑曲，其實它不是崑曲而係弋腔，弋腔又有「吹腔」之名，算是南曲的一派。通常有三種說法，一如「顧曲塵談」之所云：

「王實甫北曲止便於絃索，而不於笙笛；止便於弋陽俗腔，而不於崑調雅奏。」

這是說「弋腔」是摒諸於「崑調雅奏」之外的俗腔。

一如「梨園佳話」所說的：

「弋陽梆子秧腔，俗稱『揚州梆子』者也是也。崑曲盛時，此調僅演雜劇，如今戲『打櫻桃』之類，是其正宗。」

一如「金台殘淚記」所說：

「亂彈即弋陽腔，南方謂之下江調。」

是謂弋陽腔就是「亂彈」了。

不論說法如何，就一般印象而論，弋腔總是下里巴音，俚俗小調，難登崑曲的大雅之堂。在雲碧霞、李桂芳合力把弋腔中的「販馬記」演紅了之前，即如名伶貴俊卿、朱素雲合演弋腔「寫狀三拉」，充其量戲碼也不過排在倒第三。可是以雲碧霞的美艷絕倫，李桂芳的唱做俱佳（李桂芳和海派始作俑者，平生以做工見長的麒麟童，同在上海丹桂第一台同台演出時，麒麟童就老是在偷李桂芳的表情動作），雲李合作居然把弋腔的「販馬記」、「寫狀三拉」演成了備受歡迎的大軸子戲，這就不能不令人驚為奇迹。

梅蘭芳在北京聽說：雲碧霞、李桂芳能够製造奇跡，把弋腔史無前例的挪後到大軸，主要因素是在李桂芳真把這兩齣戲的小生演絕了。這位嗜喫五毒的名小生，一上得台來所表現的溫文儒

雅，熨貼入微，真是無人可及。雲碧霞在上海唱得紅遍半月天，其實還得推李麗華的令尊李桂芳功勞居第一。於是，他又央人情商，仍還是請李桂芳給徐碧雲配戲。

徐碧雲這個班子裏的另外兩位主要角色，老生用的是貫大元，武生用的是周瑞安。像這樣的陣容，的確算是極一時之選，十分之堅強了。外加上楚天漁叟的編劇，王三公子的宣傳，和徐蘭沅的操琴。徐碧雲到上海聲勢相當的顯赫。

### 王三公子捧玉蘭芳

拿美若天仙、艷光四射的雲碧霞，跟瘦瘦小小，扮相平平的徐碧雲作一對比，徐碧雲當然是要差上一大截。所以他那一次的海淘金之行，實在是備受雲碧霞的壓力。幸虧有他大舅子梅蘭芳的鼎力支持，多方安排。總算有一齣楚天漁叟替他編的私房戲「驪珠夢」，讓他唱紅了春申江。於是大有斬獲，高奏凱歌而返抵北平，奠定了他的紅伶地位。

爲梅蘭芳始料所不及的是他這位妹夫飽暖思淫慾，回北平後鬧了一樁下不了台，大出洋相的桃色案。使應邀對他捧足輸贏的王三公子發了大脾氣，他一怒之下，憤憤然的當衆宣稱：

「大爺不捧徐碧雲了！再捧下去，連我的顏面都要給他丟光。以後再要捧角兒的話，不如到天橋去找一個來捧捧！」

說的原是氣話，但是湖南人就有這種火辣椒的脾氣，說到做到，劍及履及。王三公子果真到

天橋去發掘人才，權充「星探」了。有那麼一天，未來的新豔秋，正以玉蘭芳的藝名，在天橋明星戲院演出「罵殿」，王三公子恰爲座上賓，他一見玉蘭芳不論色與藝，都不愧爲上乘之選。學程腔，尤其有她的獨到之處。使座上的王三公子擊節欣賞，拍案驚奇。他當時就做了個決定，捧紅這個值得一捧的小妮子。

王三公子開始捧起玉蘭芳來了，對玉蘭芳的家中人來說，當然是喜從天降，欣逢貴人。雙方很自然的見過了面以後，一聽王三公子表明來意，王家的人立刻就稱謝不置，感激不已。他們很痛快明白的表示，這孩子一切的一切，都請三爺做主。

王三公子請他的老搭檔，編戲高手楚天漁叟，和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，同去聽玉蘭芳的戲。這兩個老搭檔也認爲王三公子的眼力不錯，這玉蘭芳確實是可造之才。當下，王三公子就央求楚天漁叟說：

「既然該捧，癩老，就請你替她取個藝名吧。」

楚天漁叟賀癩老是有名的駢文大家，遣詞用字，無懈可擊。那時節，正值程硯秋紅遍了半邊天，而玉蘭芳又是所有學程腔的伶人之中最能維妙維肖，前程似錦的一位。所以，他就給玉蘭芳取了「新豔秋」，這個既新穎，又響亮的藝名。

爲什麼不叫「新硯秋」而曰「新豔秋」呢？原來，當時程硯秋的藝名正是「程豔秋」。

王三公子以他所辦的「新中日報」，作爲力

捧新豔秋的大本營，要捧紅一無藉藉名的小坤伶，那真是輕而易舉，不費吹灰之力。於是新豔秋開始在天橋班子裏脫穎而出，扶搖直上。沒多少時候她便大大往上竄了一步，脫離天橋，在北平三慶園登台。旋不久，再高陞一級，到名伶畢集，第一流的戲園子吉祥園獻藝。這時節，離她下海演唱還不到兩年。

也就在民國十八年上，新豔秋純然出乎意外的又交了一步好運。誠所謂：「運氣來了，連城牆都擋不住」，她這步好運交得又是梨園史上所絕無僅有。如所週知，「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」。這句至理名言援用到梨園行尤其成爲鐵律。自古以來平劇以生角爲主，旦角爲副。惟自梅蘭芳破了先例，用生角來給旦角跨刀。旦角戲挪到大軸子，在海報上掛頭牌，戲份越加越重。相反的生角則戲份減少，排名挪在旦角之後，分明是貶人家，頭扶正，自己心裏自難免有點情怯靦，於是破例初期旦角對正主子生角總是特別的客氣。民國十八年，程硯秋初度自家組班子，在北平開明戲院上演。在那以前，程硯秋的三大搭配是老生郭仲衡，小生王又荃，老旦文亮臣。這三位名角可以說是幫助程硯秋走紅的大功臣，更是程硯秋一日不可或缺的得力幫手。其中郭仲衡、王又荃尤其是春陽友會的名票下海，資格相當的老。從民國初年起，程硯秋的班子裏就一直是兩位台柱老生當家，一位是郭仲衡，一位是前清宣統年間，就已經是喜連成班的台柱貫大元。偶然和梅蘭芳、小穆子合演一齣：「二進宮」，梅蘭芳能够跟他同台，那還得算是高攀呢？

### 羊毛下海受人播弄

梨園行管票友叫「羊毛」，票友下海，無人不笑。連堂堂郭仲衡也不例外，郭仲衡學的是汪派戲，汪派係指紳號汪大頭的汪桂芬，齊如山先生說過：

「在北平提汪桂芬或有人不知，一提汪大頭，則無人不曉。」

汪大頭曾經給前清老生第一，三慶班主程長庚拉過兩年的胡琴，所以但凡程大老板的腔他都能唱，嗓音又特別的洪亮。他和「叫天兒」譚鑫培齊名，齊如山對汪譚的唱工，曾有一針見血的批評，他說：

「（汪大頭）專演程長庚的戲，如昭關、城都等戲，皆其所長，且有長庚後活之譽。他雖比譚鑫培晚十幾歲，在光緒中葉以後，確與譚齊名，且聲音堅永洪亮，唱起來確有比譚腔味厚的感覺。尤其在堂會中聽他二人歌唱，先聽譚後聽汪，則兩人都極悅耳。若先聽汪後聽譚，便覺譚腔味薄了。」

郭仲衡雖非汪大頭的衣鉢傳人，但是他學汪大頭學得很像却為不爭之事實。所以程硯秋得這位汪派名票的助陣，在聲勢上當然是會不然一振的。不過郭仲衡一下海就加入程硯秋的班子，一開頭就跟班子裏的人鬧得不太愉快。據班子裏的人說是看不慣他的票友派頭，羊毛脾氣。然而事實上則多半是班子裏的人在拿郭仲衡開玩笑，硬要他出洋相，得個倒彩。程硯秋未能防患未然

，他是不能辭其咎的。

郭仲衡正式下海，拿戲份子。頭一天的打炮戲是「雙獅圖」，當戲中小生一聽說相爺回府，吓得拋下獅子匆匆逃走，於是郭仲衡所扮演的相爺登台亮相。他放眼一看，戲中的關鍵道具，小生拋下的獅子竟然不翼而飛。這齣戲因而也就沒法往下演唱啦。當時郭仲衡在台上手足失措，窘急萬狀，引起台下觀眾的哄聲不歇，和轟雷也似的大喝其倒采。檢場的這才把私自拿走的獅子重新擺回原位，這分明是檢場的在耍他的好看。

第二天郭仲衡擔任主角貼演「戰長沙」，大軸子戲是程硯秋老板的二本虹霓關。當郭仲衡所飾演的關公上場，關公的綠色帥旗竟變成了白的。平劇裏那白旗原是為夫報仇的喪旗，內行人一看就曉得這笑話鬧得太大了。不用說，這又是後台管事硬要羊毛票友出乖露醜，玩笑是越鬧越大啦。

好在郭仲衡有真才實學，師承程汪和一條響遏行雲的好嗓子。加以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」，他旋不久便成為程硯秋班子裏僅次於程老板的權威人物。到了民國十八年，程硯秋自己組班在北平開明戲院演出，郭仲衡在演出之前，就跟管事的說：

「這一回，我的新蟒（老生的行頭）又置多了，戲份給鬧個全份兒吧。」

管事的已經惹他不起，就只好點頭答應了。提起戲份，其中又有很大的學問。揭露箇中秘勿，也是挺有趣的。原來，有清一代，每年四月十八，正是喫開口飯的最關緊要的一天，因為

在這一天的所有的戲班子都一致完成改組，該辭誰和該邀誰，以及每一個角兒的包銀多少，該增該減，都在四月十八這一天作決定。定好以後，班主角兒大家一齊燒香祭祖師爺，喫一頓飯，就此成為定局。在翌年四月十八之前，不論班主角兒，誰都不許再有異議。

前清時代講究的是包銀制度，好腳色，能買座，有號召力的，一年拿一千兩銀子也不為多。相反的，每年只拿十兩二十兩的龍套腳色也比皆是，所在多有，只這便是梨園行的苦哈哈。——不過，每天演戲，照例另給車錢，算是一項津貼。上上好角一天能拿四兩八，也就是四千八百個制錢，能值四五塊大洋。其餘的則等而下之，依序類推。不過，也有那麼一個規定，最少的也得給個四百錢。

在這種固定酬勞的包銀制度之下，任何角色都只顧按年得包銀，逐日拿車錢。戲圈子的營業情形是好是壞，戲班子班主是賺是賠，他們無須考慮，同時也無權過問。

### 郭仲衡程硯秋翻臉

這個包銀制度一直持續了好幾十年，到了光緒初年名武生楊月樓從上海回北平，應邀搭三慶班演出。由於楊月樓的紅得發紫，而使三慶班票房紀錄急劇上升，生涯鼎盛。遂而使楊月樓深感他光拿包銀未免太不合算。因此他向三慶班的班主程長庚提出要求，請將包銀改為分成，也就是戲園子每天收入多少他分成若干。程長庚時為黎



照劇之演合培鑫譚與(二左)秋硯程

園公會的廟首，他不肯答應，用廟首地位施楊月樓以威脅。楊月樓有恃無恐，屹然不為所動。於是程長庚又央懇內務府的郎中代為斡旋，楊月樓還是置之不理。程長庚無可奈何，只好以廟首兼班主的雙重身份加以允可，伶人包銀制自此化為烏有。

從此以後，伶人所得的酬勞，從「包銀」一改而為戲份。根據戲園子的營業情形，訂定每一位演職員每天應得的報酬。用意在以簡馭繁，藉給制度化，免得演職員要天天跟班主算賬分成，未免過於麻煩。而且還有個不成文法：——戲份只能增加不許減少。

由於戲份固定了有增無減的，但是外在情勢和角色本身却在時有變遷，起伏不定的狀態之中，角色的走紅與否，戲班子的票房紀錄是否可以繼續保持，任何人都無法逆料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平劇演職員的生活與地位固然有了保障，可是班主又怎能長久維持呢？於是，另

一項爲了共存共榮，有所因應的變通辦法又應運而生了，——這就是所謂的「戲份打厘」。戲份多少，儘可以事先訂定，然而需否「打厘」以資挹注，那就不妨隨時作機動性的調整。舉一個例，比如郭仲衡郭老板的戲份，已經訂定了是每天一百大洋。如果這一天戲園子賣了個滿座，郭仲衡便照拿一百大洋無誤。倘若賣座只有八成，那就唯有「打厘」，郭仲衡只拿八成亦即八十塊錢。——那一天，郭仲衡跟管事的明說他新鑄置得多了，需要彌補彌補，他要拿個全份，這也就是說，不管每天戲園子賣座幾成，他那一一份戲份，却絕對不許再打折扣。這麼一來，班主的負擔也就加重了很多。

照黎園行的規矩，一個擋期的戲沒演完，班主決不能問賣座如何，營業盈虧。可是，偏就這一回，程硯秋程老板有點沉不住氣了。有一天，他似有意，若無意的問起前台管事的：

「這一回，咱們的營業情形怎麼樣？是賺呢？還是賠了？」

程硯秋再也沒有想到，那個管事的竟會率直的回答他說：

「賠了。」

程硯秋一急，緊接着就問：

「不是上座挺不錯的嘛，怎麼會賠了的呢？」

管事的祇好據實回答：

「都是郭老闆開的例嘛，他事先說過了的，這一回的戲份，不論上座幾成，一律全開。戲份一加就那麼多，當然得賠啦。」

程硯秋一聽，很不開心。他馬上就去質問郭仲衡，憑什麼這樣破壞規矩，妨礙大眾？雙方一鬧開來，郭仲衡也火了，一怒之下，他索性辭班不幹了。這一來，可就造成了程硯秋的重大損失，抽樑換柱，班子裏少了個極有號召力，和票房價值僅次於程硯秋的正當家老生不算。又因為郭仲衡跟小生王又荃，程硯秋的琴師穆鐵芬，同是春陽社的票友出身，老旦文亮臣，又跟郭、王二人俱為要好朋友。由郭仲衡的辭班不幹，直接的就影響了王又荃、文亮臣的相繼離去，乃至於連穆鐵芬，外帶整個班底，在短暫時期之內離散大半。

### 王又荃幫上新硯秋

郭仲衡一怒而去，貫大元則先已倒了噏，不常演唱。可是程硯秋的班子裏，仍還有所謂的四大金剛，那便是小生王又荃、裏子老生曹連孝、貼旦吳富琴，和丑角曹二庚。程硯秋的戲班子，有個挺雅的名字，叫做「秋聲社」，又有個很獨特的作風，那便是由於程硯秋的本戲相當之多，平時演唱講究的是蓋口嚴，場面緊湊。每上一齣戲，程硯秋本人跟主要的配角，行頭一概翻新。因此「秋聲社」裏的班底，所需要的行頭比其他班子要多得多，而且很有些個行頭是其他班子裏用不上的。秋聲社成立了四五年，所有班底的行頭不斷的增加，漸漸的形成角兒很大的一筆財產，同時也加深了他和「秋聲社」的維繫力，因為任何一個角兒離開了「秋聲社」，勢必要把他歷年

所製的行頭一古腦兒帶走。再換一個新角兒的話，那新角兒一時之間又那來這許多錢，猛一下子添製那麼許多行頭呢？換言之，則「秋聲社」的角兒離開了「秋聲社」，他下了本錢所置的那些個行頭裏面，至少會有一部份要棄而不用了。所以，「秋聲社」的班底每換一個角兒，對於班主和角兒本身，都有莫大的困擾，和不可避免的損失。當然，加諸於班主的困擾，——很難找人頂替，要比角兒本身更為嚴重。

王又荃是公子哥兒出身，喫喝玩樂樣樣精通，很喜歡結交朋友，他票小生，常在正乙祠票戲，扮相俊逸儒雅，預有些書卷氣，在氣質上比科班出身的小生高明得多。他跟郭仲衡正式下海，加入「秋聲社」，迅即成為最重要的角兒之一。

早在郭仲衡一怒辭班以前，新艷秋的家就在鑽王又荃的門路，目的在請王又荃給新艷秋說戲，也就是說想從王又荃那裏，把羅癭公等大名士嘔心瀝血替程硯秋編的新戲挖過去。湊巧王又荃的跟包的名叫劉長生，跟新艷秋一家是多年老街坊。新硯秋的家跟劉長生攀關係，拉近乎，米湯灌足，好話說盡。終於透過劉長生徵得了王又荃的同意，他開始給新艷秋說起戲來，這一下新艷秋的收穫就大得不得了。

當時北平的平劇觀眾，幾於一致公認，新艷秋不但扮相近似程硯秋，而且嗓音唱腔，也數她學得最像。新艷秋所不及程硯秋的地方，是程硯秋出道早，名氣大，擁有演唱不完的本戲，再麼就是他有一個「秋聲社」整齊而彈硬的班底。

然而自從王又荃開始給新艷秋說戲以來，程

硯秋和穆鐵芬的鬥爭，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，恰好發生了郭仲衡的拂袖而去事件。王又荃、文亮臣偏着郭仲衡，間接的使對程硯秋有所不滿。新艷秋的家，跟捧她最力的王三公子、楚天漁叟，外加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，明知這是偷本子挖角兒的天賜良機，他們首先就把郭仲衡拉到新艷秋的班子裏，再運用郭仲衡的關係，影響王又荃和文亮臣，以及「秋聲社」其他的班底。於是，程硯秋的「啞巴虧」，便越喫越大了。王又荃鼓其如簧之舌，甚至於替新艷秋把程硯秋的琴師穆鐵芬，也給拉了過來。

### 何以慘敗鈔票關係

穆鐵芬一向都在給程硯秋操琴，程硯秋和他老師通天教主王瑤卿費盡心血，所編的新腔，全

都在穆鐵芬的肚皮裏。這穆鐵芬，打從十三歲起，就是春陽友會的名琴票，享譽歷數十年而不衰。在「秋聲社」，他是班主程硯秋的靈魂人物。胖胖的，蓄小鬍子，剃小平頭，衣着華麗，登台操琴時派頭一絡，他有個綽號叫「處長」，熟人大抵喊他「處長」而不名。

先給新豔秋說戲，然後便公然「傍角」，是即公開的為新豔秋操起琴來。程硯秋演唱，胡琴歸穆鐵芬拉，新豔秋唱的時候，琴師也是穆鐵芬。兩人同城演出，穆鐵芬也就兩頭趕場子，形成了北平梨園行裏的咄咄怪事，程硯秋明曉得，而且為這件事非常之光火。可是他怕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「牽一髮而動全身」，仍還是佯裝不知，在人前人後一字不提。

程硯秋以他自己班子裏的大局為重，處處忍讓。新豔秋那邊却老實不客氣的得寸進尺，着着進逼。漸漸的，又有一些程硯秋的班底，帶着自己的行頭，靠着程硯秋的神本戲，去給程硯秋的同行人冤家新豔秋助陣，使新豔秋的聲勢越來越壯，票房收入越來越好。相反的，四大名旦居其二的程硯秋，反而越來越見氣弱，越來越顯沒落。俗話說「人往高處，水向下流」，新豔秋的處心積慮，釜底抽薪，已經很嚴重的影響程硯秋了。於是，當王又荃、文亮臣相繼正式辭班，倒向新豔秋的一方。程硯秋在挽留不住，無可奈何的時候，他就唯有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戰，來個正本清源，快刀斬亂麻的明快手法。他在一氣之下，斷然宣佈：改組秋聲社，跟王又荃永遠斷絕關係，凡是新豔秋那邊搭班的班底，一律不用。然而，程

硯秋實偏處此的這一着，不但無法挽回頹勢，相反的，還被新豔秋那邊把握機會，針對程硯秋的弱點，——舊班底紛紛離去，新班底一時之間還不齊，新豔秋索性轟轟烈烈的大幹一場，小妮子終於趕上了程玉霜（程豔秋號玉霜）！

程硯秋忙於改組，新豔秋則將程硯秋的底照單全收。這時候，程硯秋的底幾乎全部轉移陣地，都投向新豔秋這邊來了。與此同時，程硯秋所有的程派本戲，包括提綱、總講、場子、戲詞，在新豔秋這邊可是應有盡有，無一或缺。尤其，拉程硯秋的底底，又從釜底抽薪，而一改為偷天換日，扭轉乾坤。至此，新豔秋便排出最堅強的陣容，以其够顯赫的聲勢，立刻貼演程派的拿手好戲：梅妃、紅拂傳和文姬歸漢。

反過來看程硯秋的一邊，真像一隻鬥敗的公鷄。淒淒慘慘，零零落落，多年辛勤建立的舊班底，全被新豔秋拉走了，祕本戲又都成了人家的。侈言改組，更是談何容易，頭一樁，穆鐵芬成為了新豔秋的琴師，程硯秋想再找一位接替的都是踏破鐵鞋，覓覓乎難。因為，程硯秋的一「抽絲墊字大喘氣」，換了穆鐵芬，任誰也托不起來。當時，程硯秋先請趙桂元，再聘趙喇嘛，兩位琴師對他的「鬼腔」全是落落寡合，格格不入。直到若干年後，才由張眉叔介紹，用上了在台灣病歿的周長華。那時節，程硯秋已是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了。

第二層難處，是找不到像王又荃那樣跟他搭配得上的小生，試看他往後所用的顧玉菡和俞振飛，兩者就都不能收牡丹綠葉之效。

民國十八九年間，可以說是程豔秋流年不利，倒楣透頂的一段時期。他的班底被新豔秋接收，本戲被新豔秋「盜」走，風光被新豔秋佔盡，觀眾被新豔秋搶去大半。損兵折將，四顧茫茫，迫得唯有離開北平，到上海去跑碼頭，程硯秋算是一舫斗栽在新豔秋手裏了。

程硯秋為什麼會敗得這麼慘，追問到底，還是鈔票關係。內行人都知道，無分故都與京滬，那一個名角不是大把鈔票捧出來的。有人做過統計，五十年前，一個旦角的行頭，至少也得一萬大洋，再加上供養全堂場面六人的按月開銷，出刊物，上報的宣傳費，外帶請朋友到場專捧包下來的戲票，凡此都必須要有大闊老才能負擔得了。（未完）

## 編輯報告(二)

編者

△旅日名記者樂恕人先生，近因事忙，抗戰採訪錄續稿未到，暫停，敬請讀者諸君鑒諒。

△大法官田炯錦先生所撰「四十年來我的自述之五」——「還鄉兩年」以及新疆問題專家李郁塘先生所撰「硬漢堯樂博士」，預定下期刊出，特先奉告。

△本期編校完竣，正在印刷之際，又收到立法委員白瑜教授，抗日名將裘軫將軍寄來大作，均將於下期六十一年元月號刊出，敬請讀者諸君密切注意。